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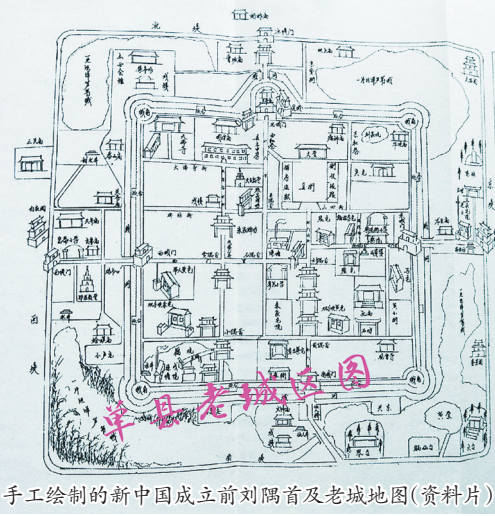
刘隅首：单县人的故城记忆



今日刘隅首面貌



新中国成立前，位于刘隅首的商业门市部(资料片)



手工绘制的新中国成立前刘隅首及老城地图(资料片)

● 荷泽地名前世今生 ●

大 午 集

距定陶区黄店镇政府驻地偏东北方向9公里处,有个叫大午集行政村(原名大坞集)。该村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,主要有路、刘、陈、田、李、孙、周等10多个姓氏,将近3000人,在去牡丹机场的姑沙公路以西200米处。

有关资料记载,自明朝以来,大坞集属八百里的梁山泊低洼地带,人烟荒芜,是徐州至孟州(今菏泽市)的水路必经之地。明朝洪武年间,山西洪洞大移民迁徙至此,路、刘、陈、田四大始祖居此繁衍生息。后来,村里建起了水泊码头与停留船只的船坞。农历每月逢初二、初七为集会的日子,各地商贾云集,市场繁华,南来北往经商者络绎不绝,故该村取名为大坞集。大坞集每到集会日,常常是过午不散。后来,水逐渐减少退去,又没了码头和船坞,以致多有将大坞集错写成了大午集。

相传,大坞集村中曾有四庙72眼井。四庙又分别为:东门周公庙、西门关帝庙、南门火神庙、北门玉皇庙。而且在庙的西南角有一条小河,自西向东日夜流水潺潺,原本上游清清的河水,只要一经流到庙前的地段,就会马上变成了黑红色,流出了此地段,瞬间便又会变成清水,因此这段河被村里人称作“血水河”。河上还有一座小石桥,行人每日在此游玩穿梭而行。并有民间传说,村里不止一人曾看到,忽而有仙女从此桥上飘然而过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一座4米多高的八棱“透龙碑”矗立庙前,更具有传奇色彩。石碑分上下两节,底部至中间一节有一个石帽环扣,自中间至顶端,又有个石帽,帽的下端还有四个圆拱形圈门,都是雕梁画栋制作精致。每个圈门内各雕有飞龙一条,栩栩如生似在腾飞,当时四邻八乡的百姓俱往观瞻,闻名久远。只可惜,此碑在“文革”中遭破坏,庙宇也尽皆被拆除。

另外,该村地理环境复杂,以前曾有“九岗十八坡”的说法,村中一棵硕大的古槐,枝繁叶茂,地面被其覆盖几十米,素有“一槐罩三街”的说法。

王义尚

鲁西南风情

儿歌曰:东洼里,牡丹开,刨上一棵回家栽,西洼里,牡丹红,摘个骨朵插花瓶;北洼里,牡丹艳,掐朵放在桌上看;南洼里,牡丹香,摘上一抱放书箱。书箱抬进学校里,香得老师嘴巴张,香得学生眼发光。

自古以来,中原地区崇尚农耕文化,人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侍弄田地庄稼,庄稼有个好收成也是庄户人家一年的期待。待得棉花摘心、打杈,麦收、秋收等紧要关头时,为不误农活,农妇们往往把饭菜送到田间地头,称为送晌饭。

牡丹花乡的花衣,以花业为谋生手段。一到侍弄花的关键季节,中午饭便在地里吃了,于是女人们便提上稀粥、窝头,带上一罐咸菜,伴着牡丹花香,和着满目的浓艳,款款地行进在花丛中。清苦的生活中,有“人面牡丹相映红”的画面,也别有一番情趣。

即便平时简单的饭菜,一旦要送到田地里,还要经过路人的评判,妇人们也往往使出浑身解数,做一两个拿手的特色好菜,一方面博得男人的好感,另一方面也让乡邻们刮目相看。

吃晌饭时,选一个带阴凉的平台地面,用罐子里的水洗把手,把篮子里的饭菜摆开,一家人便蹲在地上开始用餐,飘香的饭菜,女人暖暖的笑意,孩子顽皮的姿态,让劳累了半天的男人感到了许多的欣慰。

吃完晌饭,抽上一袋烟,眯上一个盹,男人们又走入田野,继续劳作。这时,女人也不再回家,同男人一同下地劳动,待收工时再把碗筷捎回。

文/丁明辉 画/王世会



晁氏祠堂与南下支队

邓文献

应菏泽晁氏宗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晁海的相邀,我前去菏泽晁八寨村的晁氏祠堂探访。菏泽晁八寨,隶属于牡丹区何楼办事处,位于菏泽老城南8里远,北临万福河。是一个以晁姓为主(约占90%)的村庄。自明清时期,先后建有晁大庄、子母树、堽堆庙、晁楼、周庄、晁庄、孟庄、晁寺共八个自然村,后来共同围建了一个寨子,故名“晁八寨”。

据晁海讲,《晁氏族谱》上曾记载,明正统年间,晁氏第13世孙晁友,由曹州西北晁楼迁此建村。由于晁氏一族地多人众,故取名晁大庄。后又逐步发展为晁大庄和子母树两个村庄。清顺治年间,晁氏第19世孙晁中、晁冠、晁冕三兄弟又由晁楼迁此,有了堽堆庙。后来,晁氏第20世孙晁进安迁至晁孟庄,后又繁衍到附近的晁寺、周庄等几个村庄。

在明末清初时期,为防御兵匪患,起初八个村共同商议,在周围用根根木桩和柳条荆棘,共同筑起了一个寨子。后在清同治十三年(1874年),晁氏第26世孙晁孟魁,带领族人为了防范太平军袭扰,又筑墙建寨。寨墙高5米,宽10米,南北长1000米,东西宽500米。外有寨墙,宽5米,深3米,墙上筑炮台、架土炮。这些,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被拆除,现迹象皆无。

骑车跨过万福河大桥,南向的马路平坦宽敞,道旁的树木碧绿葱翠,大田的小麦波浪滚滚,园里的枝头硕果累累,村中的房舍粉墙红瓦,一幅新农村的景象。穿街来到社区委员会,找来村里族人晁中生,据他介绍,晁八寨是一个大村,现已分为三个社区,共有村民6000多人。该村南北大街足有2300多米,东西有14条小街各800米。

在族人晁中生的带领下来到堽堆庙村,路北见到晁氏宗祠。坐北朝南,山门高大,三门四柱,游龙镇脊,四檐翘角,红漆铁门。楣上蓝底金字,中为“晁氏祠堂”四个大字,格外醒目,左有“名门”,右有“昭德”。两旁楹联:“簪缨世传传昭德、诗书家声振古曹”。门东立一方形横碑,上刻“晁氏宗祠”“牡丹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(2017年立)”。门西立一高大墓碑,上刻“南下支队干部集训基地旧址”“菏泽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(2020年立)”。

走进祠院内,通道两旁新植的松柏,葱翠挺拔,新立的石碑,功德昭彰。正北石阶之上是祠堂大殿,为2005年新建。单檐庑顶,红墙绿瓦,鸱吻走兽,前出廊厦,三楹四柱,栅门格窗,楣悬“好学长者”篆字匾额,气势非凡。这时,族人对讲,原晁氏宗祠,规模很大,占地总面积10余亩。有两道山门,还有月台和棂星门,大殿雄伟壮阔,庄严肃穆。两边还有厢房,院内石碑林立,古柏参天。这些在“文革”中均被破坏,大殿被拆,石碑被砸,200多棵近300余年的古树被伐,还有诸多历史文物被毁,听来令人痛惜。

进入祠堂内,正堂悬挂一幅“中华晁氏历史名人遗像”,其中当数著名的晁错、晁迥、晁宗恣等,左右是族系图略和晁氏宗规。《晁氏祖谱》曾记载,晁氏“得姓于周,望重于汉,兴旺于今,驰名于今”。真晁错错为远祖。汉景帝时,晁错为御史大夫,当时诸藩王实力强大,时有不臣之心,晁错为“国远虑”,力主削藩。之后吴楚等七国以“诛晁错、清君侧”为名造反,迫使景帝下诏将晁错腰斩,使其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。晁错被杀后,诸藩王作乱,景帝方知错杀晁错,命令太尉周亚夫为大将,采取武装镇压,平定了七国之乱。后为晁错筑墓修陵,以示纪念。

北宋初年,晁氏诗书传家,成为书香门第,人才辈出。其中的晁迥、晁宗恣父子相继掌制造,仁宗曾赐“好学长者”金匾,今晁氏后人复制挂在祠堂门上。晁宗末年昏庸,用人伪作天书,要求晁迥逢迎,遭拒绝,为此没有成为宰相。后司马光称颂“少傅名德重,蔚然人物师”。晁宗恣历官临事,像父亲一样,以“亮直忠厚”“大公至正”为人称道。康定元年,晁宗恣安抚陕西,时范仲淹

回到历史深处



任陕西经略副使,有人诬告其通敌,上书请斩。晁宗恣得知挺身而出,以全家族的性命担保,使范免于难。

在祠堂西侧山墙上,布满了“南下支队集训”的多幅图片,还有《永远的冀鲁豫》的影视资料。记录的是解放战争期间,南下支队一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。那是1949年2月下旬,为了配合“打过长江去,解放全中国”的战略决策,冀鲁豫“南下支队”建立,其番号是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5兵团南下支队”,傅家选任司令员,徐运北任政治委员,万里任参谋长,申云浦任政治部主任。支队下辖6个大队、39个中队,干部近4000人,战士2000余人。2月28日,开始在晁八寨村集结,基地设在晁氏祠堂。历时月余集训结束,3月31日,南下支队举行誓师大会,战士们身着崭新的绿色军服,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,高唱战歌,浩浩荡荡,从晁八寨整队出发,踏上了南下的征途。

6000余名冀鲁豫区的干部和战士,胸怀一腔热血,毅然放弃业已到的和平生活,义无反顾地奔向异域他乡,这是一个红色团队伟大奉献精神缩影。4月23日,南京解放,万里率支队的740干部战士接管南京。5月15日,南下支队接管赣东北解放区,至8月底,建立了各级政权,待社会秩序稳定后,移交给江南省委。9月初,改建为西进支队。11月初,接管了贵州省,迅速建立起各级政权,为贵州的稳定、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。

南下西进支队的优秀儿女,从冀鲁豫到大西南,跋涉3500余公里,跨越8个省,带领赣东北和贵州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,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从南下西进至今,支队的干部大多数扎根贵州,遍布各条战线,曾几代人为贵州和家乡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深深的眷恋之情。为此,多年来,有多名南下干部曾先后回访来到“晁氏祠堂”这里,忆起那段不平凡的经历,总是感慨万分。